

乡村记忆

代销点与“鸡屁股银行”

刘甲凡

代销点是我们那一代人抹不掉的记忆。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，前后20多年的光景，每个村都有一个代销点，和庄户人家的日子息息相关。若用牟方言来形容当年两者之间的关系，那就叫“打断骨头还连着筋”。

那时候，公社或联村片驻地的商店叫供销社，村里的小卖部叫代销点，都属于集体企业。代销点的组成人员由大队挑选，房子由大队筹备，基层供销社拨付给必要的经销必需品作为铺底资金，配备有度量衡等经营用具，货款实行交款补货制。代销员的劳动报酬按购销额的2.5%—3%计取，参加生产队劳动另外计取工分。代销点执行商业政策和商品盘点、计划统计制度，受大队和基层供销社双重领导，业务活动以供销社指导为主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，自由买卖是不允许的，庄户人家只能到供销社或代销点购买日用品，因为好些日用品是按人头凭购物证供应的。食盐、酱油、火柴、煤油、香烟、白酒、桃酥、月饼、红白糖、白纸、铅笔、石板、电池、针线、雪花膏等等，购买根本不用出村。至于较大的物件和较贵重的物品，如布匹、衣帽鞋袜、钟表、暖瓶等，则必须到供销社或县百货商店购买。买鱼肉到食品店，买书到新华书店，买铁锅、水缸、泥盆、饭碗、水桶及锄、镰、锨、镢等生产工具到县土产公司。

到代销点买东西可以不拿钱，但必须用鲜鸡蛋折价置换。这样一来，一个新生事物“鸡屁股银行”应运而生，一段顺口溜也随之流传开来：“地瓜干是主粮，鸡屁股是银行，家家户户一个样，老太太当行长。”

那20多年间，农村生产队每个劳动日的价值很低，而且都要等到年终决算后开支，其他时候根本看不见钱。尤其那些孩子多劳力少的人家，一年干到头还要倒挂（欠钱）。尽管手头没有钱，可开开门过日子，总得有开销。盖房子、娶媳妇这样的大事且不说，像平日里添置衣帽鞋袜，亲戚邻里之间的礼尚往来，上学的孩子交学费买书本，头痛脑热打针吃药，以及煤油、火柴、食盐、肥皂、针头线脑这些生活必需品，哪一样离了钱也不行。当年有句玩笑话：“为了一毛钱，能憋得人一个眼大一个眼小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除了养猪“零钱攒整钱”，乡亲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养鸡下蛋卖点钱应急。卖两个鸡蛋能买一斤盐，卖3个鸡蛋能买一包火柴，卖4个鸡蛋能买一条肥皂，卖5个鸡蛋能买一斤煤油。一般的人情往来，卖几斤鸡蛋也就对付过去了。记忆中，每攒够一把（10个）鸡蛋，妈妈就会拿到牟平大集上去卖。有一回一把鸡蛋居然卖了一块一毛钱，让妈妈高兴得不得了。就这样，养鸡下蛋就成了乡亲们贫苦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。时间长了，“鸡屁股银行”就成为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了。

虽然养鸡没被当作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给割掉，但是有上交鸡蛋的任务。那时候，代销点里有好几种日用品是凭《购物证》供应的，像煤油、火柴、肥皂、面碱、点心、白糖等等。和《购物证》配套的是一本《鲜蛋任务证》，必须按照上级下达的指标把鲜蛋交够了，《购物证》才可生效。记得代销点收购的鸡蛋比集市上略便宜一些，一直保持在七毛多钱一斤。

因为鸡蛋太金贵了，平日里谁也舍不得吃一个。只有女婿到丈母娘家了，才能享受吃一碗荷包蛋的待遇，“丈母娘是女婿的鸡蛋碗”这句话便由此而来。也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一碗荷包蛋，居然能让女婿高兴地说：“丈人门前过一过，三天不挨饿。”

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这样一件事：东街上老李爷爷就好喝两口小酒，可家里哪有喝酒的钱？每次他都是趁着老伴不注意，从鸡窝里抓起还热乎的鸡蛋，麻溜地往代销点跑。一个鸡蛋大约能折7分钱，还换不出一两酒（9分钱）。他总是急急忙忙地接过略浅一点的酒杯，一仰脖就下肚了。紧接着就用两只手死死捂住嘴好一会儿，连口气也不喘，生怕酒味从嘴里冒丢了。可一旦被老伴发觉了，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是跑不掉的。

那些年月，几只鸡就是乡亲们的宝贝疙瘩和心头肉。当年有这样一句戏谑的话：“老太太三桩宝，闺女、外甥、老母鸡。”由此不难看出，老母鸡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分量。每年春天，妈妈买回小鸡就开始精心喂养，盼着它们快一点长大、早一天下蛋。估摸着它们快“开张”（第一次产蛋）了，妈妈隔三岔五就要摸摸它们的屁股，看看开了几指的“骨缝”，就能估摸出它离下蛋还有多少日子。等到鸡开始下蛋了，每天早晨打开鸡窝时，妈妈也要挨个摸摸鸡屁股，摸着鸡蛋到屁股门了，就把鸡关在院子里，再用布条把鸡腿系上。一旦把鸡蛋弄丢了，那是一件让人心痛的事情。

有一年，因为一时疏忽，家里的6只鸡都跑到了村西的蛟山，误食了生产队在柞蚕场下的农药，眼瞅着都不行了。妈妈急红了眼，一边掉泪，一边用剪刀把鸡“嗉子”（胃）剪开了，用水冲洗干净，然后用麻绳缝合起来。庆幸的是经过妈妈的“手术”，这些鸡居然都活过来了，妈妈高兴得差点就要给老天爷磕头了。

小小的“鸡屁股银行”支撑着乡亲们走过了20多个年头。尽管这个银行经常闹“金融危机”，时不时就“紧缩银根”，但毕竟是不少人家唯一的指望。

1982年冬天，历经25载的人民公社生产队宣布解散。短时间内，土地实行承包，大牲畜、农机具及房产都公开拍卖或租赁了。打这时起，不到一年的工夫，每个村都有几家老百姓开设个体小商店，生生把村里的代销点“顶倒了”，“鸡屁股银行”自然也就关门停业了。

翠翠芽儿

王东超

春天的时候，我因事去往黄县南部山区的一个小山村。刚到村口，就看到几个人围着一堆绿叶子在挑拣着。出于好奇，我凑上去围观。这种叶子很像初生的榆树叶，但比榆树叶略大，颜色更明翠，有很明显皱缩的羽状侧脉。叶片纸质，呈椭圆形，上面有短柔毛。叶柄短，也密布短柔毛。我问这是什么叶子，一位老大娘说这叫“cu i cu i 芽儿”。

原来这就是“cu i cu i 芽儿”！我小时候就生活在山里，听老人说过，我们村东的大山沟里有“cu i cu i 芽儿”，撸来可以“牒(cāi,掺)菜片儿”，可以焯一下凉拌着吃，但一直未睹真容，这下对上号了！我问“cu i ”字怎么写？是松脆的“脆”？还是翠绿的“翠”？大娘说她也不知道，以前上山搂草，割回家烧火，枝挺脆的，还挺耐烧。春天发嫩芽的时候，割一捆回去，除了人吃，主要是喂羊。我问摘这么多叶子要做什么，大娘指着旁边一位端着电子秤的大姐说，她来收的，10元钱一斤呢。我询问大姐，她说是替青岛老客收的，叫什么“钱罗(音)”，回去炒茶呢。她已经收了四五年了，前几年鲜叶8元钱一斤，今年早些时候是12元一斤，现在落价了。原来这和明前茶、雨前茶一样，讲的是一个“鲜”字。

我曾看过一篇文章，讲到用一种崂山野生植物制茶，青岛人跑这里收“cu i cu i 芽儿”，二者很可能是同一种植物。

大娘告诉我，“cu i cu i 芽儿”只长在半山腰以上的山沟里，要不不长，要长就是一大片（根据我的经验，这种习性，说明“cu i cu i 芽儿”喜欢“分森”，可以分株繁殖），在山坡上是没有的。按照她的指点，我穿过村东的小水库，顺小路往山上爬，一旁的山沟里是一块块小梯田，种着樱桃、杏子、洋梨等各种水果。等见不到果树了，再往上爬不远，就是一片灌木林，里面有身影在活动，招呼一声，原来是一位大嫂正在采“cu i cu i 芽儿”。她指给我看，周围一片全黑。它是一种落叶灌木，有两三米高，手指头粗细，树皮灰白色，有稀疏皮孔，新长出的枝是翠绿色的，叶片也是翠绿色的，我想既然叫“芽儿”，应该指的是其颜色吧，再根据其发音，该写作“翠翠芽儿”吧。大嫂说她一天能撸200多元钱的，要

是遇到大片没有采摘过的，一天撸四五百元钱的也没问题，而且撸过后过一段时间，再长出新叶还可以撸，收翠翠芽儿的会一直收到深秋，村里有的人家一年光是靠撸翠翠芽儿就能收入四五千块钱。也有的人家撸回去多少钱也不卖，炒了茶自己喝，现在的人会保养，听说这种茶喝了对身体好，有保健作用，而且味道也不错，比卖的茶叶好喝。我摘了几片叶子嚼嚼，没有一点苦味，有一丝“鲜亮味儿”，和嫩桑叶有些相似，略有点发黏。

回来后顺藤摸瓜查资料，翠翠芽儿是2012年第二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时发现的，为木犀科女贞属植物，分布在山东半岛沿海地区，崂山山脉为连续分布区，为区域性特有物种，故命名为“崂山芊罗”，也称“芊罗女贞”。当地人每到春天采摘炒制代茶饮，称为“天茶”“野茶”“甘枣叶”。其花序为女贞属共有的顶生圆锥花序，花期5—6月。核果球形或椭圆形，果期8—10月。经植物学家调查，海阳、乳山为翠翠芽儿的间断分布区，当地人称为“擀杖叶”，目前海阳朱吴镇已有少量人工种植，可扦插繁殖。

有关专家已对翠翠芽儿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了初步研究，经过试验分析，发现翠翠芽儿中含有18种氨基酸，并含有丰富的无机元素。翠翠芽儿茶汤色黄绿，香味浓郁持久，据说常食能清热解毒、抑菌消炎、降压减肥、降血脂降血糖等，其保健功能还在进一步研究中。

据收翠翠芽儿的大姐讲，目前黄县南部山区只有圈子、庙东、庙北、夼里、常胜、木厂等几个村的山沟里发现有翠翠芽儿。资料上讲翠翠芽儿多生长于海拔600—1000米的岩崖缝隙中，较耐寒，较耐旱，较耐病虫害。不过，据我调查，黄县地界的翠翠芽儿多生活在海拔一二百米以上的山沟里，这说明它喜水（因而其枝条比较脆），喜较厚的冲积土层。按照现在的采摘强度，不久之后翠翠芽儿群落必将严重退化，因此要未雨绸缪，可以组织具备翠翠芽儿生长条件的村子，利用分株、扦插、种子繁殖等方法，大力在山沟里种植翠翠芽儿，以增加农民收入，真正做到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